

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

□ 严歌苓

人 生

一

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。父亲虽是作家,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。在我的生活学习中,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,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,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。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,也会建议我去读。每天早上不管多忙,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,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,他看完后会提很多建议。

小时候,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,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。母亲是话剧演员,在别人看来,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的那条路走下去。12岁那年,我到了部队文工团。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,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。

实际上,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。对此,父亲感到非常意外,也非常惊喜。但是,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。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

写,父亲对我说:“你写作先天不足,因为没读过什么书,基础很差。所以,你要非常用功,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。”

“用功”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。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,如果不每天5点钟“出林子”,就没得吃。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,每天认真真在家里耕耘。

第一批采访作品发表后,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吃写作这碗饭的。从此以后,我就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一点东西。

那时我就不跳舞了,我跳舞的条件很不好。我觉得艺术是关乎登峰造极的事,如果只能平平地跳两下,这不是我想达到的一种境界,所以我就放弃了跳舞。

二

当时在前线采访负伤的战士,当谈及他们的家乡和父母时,每个人都好像有一个故事,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写这些人的故事。而这些人故事,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。

这么多年的经历,使我感到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,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。沈从文读了5年私塾,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,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,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,看到了人性。

我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,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,他们来自不同家庭,有男有女,有的年纪很大,有的年纪很小。随后我到了美国,在那里读书、打工,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,每天都有很多遭遇,这些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。

我30岁开始学英语,只学了1年零7个月,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。当时的研究生线是550分,我得了577分。那段时间,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,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,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。

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,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,那就是勤奋。

——摘自《人民周刊》

点 滴

钱财之外

□ 冯唐

曾国藩说:“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,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,后世将弁,专恃粮重赏优,为牢笼兵心之具,其本为已浅矣,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,利尽则冷落兽散。”

又是一句管理学金句。

这句话是曾国藩写给CFO(营官)王璞山的。CFO向董事长曾国藩要求加薪,董事长果断拒绝,并讲了一番大道理:一个好团队,不是靠薪酬维持的,“得士卒之心,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”。

“钱财之外者”是什么?曾国藩没说。

钱财之外重要的是:伟大的理想,干事儿的机会,你爱而且爱你的团队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我心不生

□ 张宗子

明万历小镜,制作甚粗,镜铭甚好:“尔象斯团,尔质斯清。如月之恒,如日之升。影我之形,印我之心。我心不生,与尔同明。”

我心不生,说辞在惠能和神秀之间,不卑不亢,不仙不俗,分寸适度,最惬我意。《红楼梦》中镜子的谜语,转引自明人。“象忧亦忧,象喜亦喜”,用孟子之言,高妙突出于全书之表。人物之间,贵在感应。文字与读者之间,也是同样的关系,否则便是有了隔膜。

又一万历小镜镜铭:“象君之明,日升月恒。拟君之寿,天长地久。”

文字也很庄严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看淡名利

□ 廖柳

有这样一则灯谜:名利始终抛一边(猜一字)。“名”字起始部分是“夕”,“利”字最后(终:最后)部分是“刂”,把这两部分“抛一边”——去掉,剩下的就是“口”“禾”,所以谜底是“和”字。

灯谜虽小却包含了人生哲理。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中,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淡泊的心,这样才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,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我们必须认清“名”“利”与“和”之间的关系,不被“身外之物”所累才能相处和睦、家庭和谐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“回头率”与“点头率”

□ 陈鲁民

社 会

漂亮的外貌能带来“回头率”,颜值越高回头率也越高。还有一种“点头率”,则是我的发明,即一个人在人群里被肯定的几率。如果人群里,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对你点头称道,就是高点头率。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诸葛亮、王阳明、戚继光、郑成功、左宗棠等。

为了提高回头率,美女们不计成本,上街前要花几个小时精心化妆,描眉画眼,还要搭配好服装首饰,以求人人注目,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

而要提高点头率,则要拼搏奋斗,努力创业,孜孜矻矻,殚精竭虑,用成就立人设,拿业绩打天下。只要你硬货够多,水平够高,点头率自然会扶摇直上,惊艳四方,且可持续久远。

有没有回头率与点头率,两率合一

的?当然有,西晋的潘安颜值天下第一,回头率无人可及,出门坐的车常被围观的女子扔满水果。他的文章同样让人佩服不已,《秋兴赋》《闲居赋》《怀旧赋》等,无不精彩纷呈,气象万千。同时期的左思,虽然人极丑陋,面目狰狞,回头率可归零,但文赋之精美,令人佩服之至,《三都赋》问世后,豪贵之家竞相传写,以至于一时间洛阳纸贵,人人点头称道。

回头率是自然属性,往往与时间成反比,时间越长,年纪越大,回头率就越低。点头率是社会属性,与时光成正比,岁月越久,点头率就越高。

今天的文艺明星,样貌出众者比比皆是,回头率居高不下,但演技精湛者不是很多。须知,岁月最先败美人,颜值会每况愈下,回头率自然也会“跌跌不

休”。美人迟暮是早晚的事,任谁也挡不住,打什么针也没用。从长计议,不如下功夫精心打磨演技,努力提升艺术水准。这样,或许颜值与回头率会下降,但演技与点头率会提高,越老越会演戏,也越受欢迎,越被人佩服,或被人称一声“老戏骨”,甚至被推崇为表演艺术家也不无可能。

人生在世,颜值受之于父母,回头率主要拜他们所赐,再高也没什么好骄傲的。点头率则是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,一砖一瓦垒出来的,虽来之不易,但更有意义,更让人服气。如果父母没遗传给我们高颜值,也没高回头率,那就更要自力更生,发愤图强,干出超人业绩,拿出傲人成就,提升自己的点头率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数字思维

□ 许锋

文 苑

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,老虎打不到,打到小松鼠。”儿歌是启蒙的一种方式,从数字开始培养孩子的思维,是对的。虽然这里的数字既不代表老虎的数量,也不代表松鼠的数量,和数字的本意无关,只是为了押韵。古代的孩子,也要学习数字,正如《三字经》所言“知某数,识某文”,十、百、千、万……数字有多大,世界就有多大。

数字是符号,本没有特别的象征意义。远看不如山,近看不如甲骨文。看着数字展开联想,很难。不过,有时也不一定。

纸上财富。房价低迷,你买了房。房价飙升,你的财富水涨船高。以前“万元户”让人艳羡,如今,“百万元户”和“千万元户”满街走。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身价百万、千万?市场上的房价。既有如此身家,是不是可以整日里神清气爽、走路趾高气扬,并视金钱如粪土?万万不可。纸上财富不能当真,有一句古语:纸

上得来终觉浅。该怎么生活还得怎么生活,该点头点头,该哈腰哈腰,该吃盒饭吃盒饭,该挤公交挤公交。房子与现金的距离看似咫尺,实则遥不可及。除非你一鼓作气把房子卖了,换成现金——如果你不欠银行的钱,你吃香喝辣一阵子,游山玩水,闲庭信步。但从此之后,你居无定所。世间没有什么财富比纸上财富更不堪一击,更摇摇欲坠。

0,这个数字,比其他数字好看。俏丽女子惊讶的嘴。画地为牢的圈。一湾碧水。陷阱。无底洞。如果你的银行账户上有一串“0”,6个“0”,8个“0”,更多的“0”,你可能要笑掉大牙。但是,如果第一个“0”前还是“0”,打头的始终是“0”,你拿给俏丽女子去看,你看到的便是一张“惊讶的嘴”,而不是“一湾碧水”。

数字的组合、变异是最复杂的事。

一加一等于二。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,未必是两个人。一支枪加一支枪,不

一定是两支枪。一盘散沙,聚拢起来不一定有一盘。一鼓作气,不代表只凭一口气。三个臭皮匠,一个诸葛亮,诸葛亮只有一个,臭皮匠有一堆。一石二鸟,既没有石,也没有鸟。

人生实为数字。某年某月某日生,某年某月某日死。活的是时间。草木一秋,百花争妍,争的是时间。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,靠的是时间。人心隔肚皮,到底隔了几层,薄还是厚,要看时间。数字是一种思维。

你几斤几两,那是数字;你到底几斤几两,那是若干次计算的结果。你有一百万,那是数字;你让一百万变成一个亿,那是数字的变异。

曹冲称象,称的是思维。三足鼎立,靠的是实力。三言两语,有时候也言简意赅。一个指头,有时候是夸赞,有时候是侮辱,有时候是数量,有时候是鄙视。
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